

文 學 叢 刊

小 魏 的 江 山

陳 白 塵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小魏的江山

陳白塵

有版權

定價二元四角

小魏的江山

陳白塵 作

發行所 人文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一八八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學文叢刊

第四十集
第六冊

烟苗季
山徑
航線
里門拾記
小魏的江山
夜工
長江上
長生塔

周文長篇
白文中篇
沙汀短篇
蘆焚短篇
陳白塵短篇
蔣牧長短篇
荒煤短篇
巴金童話

辯，美國嗎！尹庚報告
夜記 魯迅散文
旅人的心 魯彥散文
崇高的母性 黎烈文散文
白夜 龍尼散文
廢鄉存底 沈從文書信
新學究 李健吾劇本
野花與箭 胡風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二十五平一月三版

目錄

小魏的江山.....	一
鬼門關.....	五三
打靶.....	一一一
最後的晚餐.....	一三五

小魏的江山

是一個冬天的晚上，大牢里已經收封。四周圍號子里電燈雪亮，當中央院心里滿是橫七豎八的樞柱影子。囚犯們都沒睡。噤噤喳喳地像一籠才出炕的小鷄子。

五號里龍頭朱永保像條母狗蜷在烟舖上。身子偎在兩床厚棉被里，只露出一副虛腫的臉，像是一團傷了臉的「麵肥」，張嘴閉眼打着鼾。嘴角上一粒金牙發出黃亮亮的光，口水從那兒掛下來，滴到棉被疊成的高枕頭上。躺在對面的吳家祥，眼珠子跟手上燒煙的簽子一樣靈活，骨碌碌地瞞着龍頭。趁他沒醒，足足偷抽了一大口煙。中央矮桌上圍了七八個人，王小保在推牌九。銅板跟骨牌敲着桌子響。烟舖對

面的一排舖，是張常錚他們一夥人下棋，看小說。靠裏一間，鄉下來的土老兒跟短期烟犯各佔了一半。中間留下一條小走道頂頭，是比小走道還寬一些的大馬桶，有腰眼高。像隻燒餅爐。睡在爐子旁邊的是楊小二子，他看見人來小便就頭疼——騷味倒不要緊，尿多了，明早抬不動，真要命！一個剃頭匠躺在被窩里唱十個郎。還有幾個在講「呆女婿」。靠在楊小二子旁邊的，却都躺下了，在一層破棉花胎底下凍得直發抖，哼哼喂喂的。

鐵鐐的聲音聽不見了，只有看守的皮鞋聲在櫳柱外響來響去，哭兒哭的，像打更。

誰也沒料到，總門外忽然叫聲：「五號新收一個……」

朱永保從夢里醒過來，拭着口水，睜大眼睛珠子問：「啊？……」

王小保剛贏了幾個錢，趁勢把牌一推，說：「收案子了！」

輸錢的罵聲晦氣，走開了。小伙計扒在櫳柱上等候接客，吳家祥摸出打人的傢

伙——毛竹板子。張常鐸那夥人打聽着是不是政治犯。唱小曲的講故事的，都住了嘴等熱鬧。看王小保今晚玩出什麼新花樣。楊十二心里也歡喜來了一個替死鬼。馬桶有人抬了，冷得發抖的人也住了哼。多來個人，擠得暖和平點。

朱永保趕忙合上煙槍，裝出不動聲色的架子。——這是他跟二號龍頭吳登雲學來的。瞇虛着眼，瞞那進來的人。

一陣鐮鍊子響，櫥門開了封，新客人進來了。——是一個神氣活現的小伙子。個兒不大却很結實。胸脯子挺挺的，棉襖頭子擡得很高。頭有點歪，看人也就有點斜。——很像一隻歪頭看人的老公雞。他進門就放下破棉被和飯碗湯盆。

小伙許張志明對準他耳朵大喝一聲：「拿進去！」

新來的那傢伙却毫不吃驚，對他點點頭，「唔，唔。」兩聲，便向煙舖那兒走去。王

小保一把攔住他：「聽見嗎？——哪兒跑？——站住！」

新客人這才住了脚，趕忙堆出笑臉來：「請問哪位是當家的老大？」

王小保眼睛一翻：「媽的，你充什麼好老？」順手給他一推：「號桶底下登登！」

●轉身便去抓毛竹板子。

大家都提起精神，知道好戲開了鑼。張志明一脚踢開他的棉被捲兒，問：「媽的，那邊有錢嗎？」一邊自己動手就翻。王小保轉身正要開口，那位客人站穩脚步，便笑道：

「錢——」他拍拍腰：「諸位大爺，錢也算個「景子」，有錢大家用，小的●也是混人兒的，這點規矩還不懂？可是老大哥——」他向王小保歪着頭：「一廟有個菩薩，一山有個神。既到了西天，還不讓小的拜拜佛麼？」歪着頭一轉：「諸位大爺，還對？」

●號桶即指大馬桶。

●「小的」是自謙之詞。

大家張着嘴想看看王小保的手段，沒答腔。朱永保看來客不像好惹的，丟下煙槍，「啊……啊我……」他正想爬起來，被吳家祥一把按下去：「不慌的！」

那里王小保冷笑一聲：「哼，你既懂得規矩，就登下來——你曉得大牢里不許問張問李麼——登下來！」

張志明跟幾個「吃份子」的一條聲吆喝着「登下來！」

「什麼東西！充光棍麼？」王小保袖子一捲，瞪起一雙金魚眼。「你他媽的也要見當家的？」肩膀一拍，「登下來！」

那邊已經使起「殺雞壓猴」的老辦法，把楊小二子打得鬼哭神嚎了。

新來的客人頭一昂，有點生氣了：「老大哥，這是什麼話——不看僧面看佛面，小的沒「資格」，黃二太爺總有資格罷！」

● 按份子分新犯人的頁禮的，是這兒的統治階級。

「什麼？」王小保楞一楞。

朱永保已經連滾帶爬地起了身，抹着口水子，叫起來：「啊啊……是黃二太爺那邊的麼？」連忙拱拱手：「請教，請教……」

王小保睜着一雙大金魚眼，還不相信。吳家祥却乖覺，屁股一轉，讓開煙舖。打聽小二子的住了手，毛竹板子掉下地。新客人也拱拱手：「小的是……跟二太爺磕過頭的……請教老大，可是這邊的……」

龍頭簡直有點慌。連聲：「不敢！不敢！」一邊邀上烟舖，一邊就嘻開虛腫的臉請教尊姓大名。

「小的叫魏子祥——大家都喊小魏小魏的。」新客人橫兒棒兒地踏上烟舖。
「轉請教——」

王小保倒抽一口冷氣，沒想到這傢伙真是「門檻子」裡頭的人。既跟黃二太爺磕過頭，自然是「通」字班。朱永保都要晚一輩，自己更不要說。放下袖子，走開去。

別人的眼睛像他媽的火爐子，烤得他發燒。揭開號桶蓋子去撒尿，楊小二子一抽一抽哭得正起勁。生起氣來，兜頭就是兩拳。「媽的！壞喪啦！」

楊小二子哇的一聲叫。

小魏正請教過龍頭的「香頭」，多高。吳家祥敬過烟槍去，便呼呼抽起來。朱永保唯恐得罪了客人，便對王小保吆喝一聲：「不要鬧！」

王小保騎到龍頭的高舖上，閉起眼睛，擡起嘴，假装睡着了，眼泡子像兩只大核桃。吳家祥爬在烟燈前邊，一面打着煙簽，一面聽着他們談話，得到機會便幫着笑笑，說兩句討人喜的話。張志明敬了一杯茶，蹲在烟舖旁邊發楞。他不懂這是一個什麼角色。別的人更膠了嘴，只有豎起耳朵聽的份兒。

龍頭朱永保很巴結，不住地黃二太爺長，黃二太爺短地問個不休。末了便問到

小魏的官司。

小魏的頭一扭，拍大腿。「哼，老朱，你想想看，我們兄弟還能吃別的弄種官司！——還不是「盜匪殺人」的案子！」他更起勁地豎起大姆指說：「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殺了人，吃官司，還不是應該的？這有什麼？」上北門」●也不含糊，個把個無期●算個屁！——老朱，我們都是自家人，你說還對？」

朱永保連聲：「是的，是的，」心里却不由一驚。——又是一個無期大老闆！真吃不消。

王小保偷偷張開眼，瞞了小魏一下。順眼看見張志明，正伸出個舌頭對大家做鬼臉哩！

● 上北門是這地方的上法場的意思，等於南京的上雨花台。

● 無期即（無期徒刑），因為一個人可以判到若干個的「無期徒刑」，所以他這裏說「個把個」。

第二天一早，剛開封，朱永保陪了小魏去見過各號子的龍頭。大家很客氣，都說請他幫幫忙。二號龍頭吳登雲又問了他一些外邊的情形。一號許桃兒還拍拍他的肩膀，請今晚替他接風，要各位龍頭作陪。

拜過龍頭，吳家祥就陪他到院子裏晒太陽。小魏心里比太陽還暖和，跟熨斗燙的一樣舒服。滿院子都是難友，銖鐻像八音鐘，叮叮嚕嚕響。大家都把眼睛睜得很大，盯住他。他的頭昂得更高些，——可是有點斜。在人縫里搖來擺去，活像一隻在小雞隊里高視闊步的老公雞。

院子裏晒太陽的人慢慢登下來了：三個一羣，五個一堆在談話。談的都像是關於這位新客人的。——自然嘍，誰見過這樣新案子？一進來就自由自在晒太陽，龍頭們都來巴結，吳家祥還拿出香煙敬他哩！——

「老魏，再抽一支罷。」吳家祥擠着菜豆眼笑。

小魏今早香煙抽得太多了，嘴有點乾，不想抽。——可還隨手接過來，指頭一彈，香煙就掛在嘴角上。——馬上向大家斜了一眼。

大家看得快流出口水了罷。小魏肩膀頭子向上扛扛，胸脯子挺得更高，但一下看見自己的棉襖頭子太癢脚，心上一陣螞蟻爬似的，有點不舒服。五號龍頭朱永保走向二號去了，人家是黑仔羔的袍子，上絆子。一號許桃兒也向二號去了，看他的袍子，是二毛的。就是這跟在他身旁拍馬屁的吳家祥罷，也還是冲嘩嘩的新棉袍子；誰像他這件破破爛爛的棉襖頭子？脚上一付鉄鍊又笨又重，連鉄帶子都露脚，——是他媽兩根破布帶子！

● 脚鍊都是釘在脚脖子上的，但有種鐵圈很大，可以抹到小腿肚上；鍊鍊很長，可以藏在褲帶里的，份量很輕，圈與鍊子都很細的鐵，叫「上絆子」。這是有錢有勢的囚犯才得弄到手的。

吳家祥揮去飛在小魏身上的煙灰，順便打招呼似的：「老魏，黃二太爺手下現在有多少……？」

小魏的眼一斜，披着嘴，挑起大姆指：「哼……起碼兩三千——哦，你的棉袍家里做的多少錢？」

吳家祥笑起來了：「老魏，你真是——混人兒的還有家……還不是在這兒弄的！」

小魏沒說話，想起作晚朱永保對他那末客氣，讓他睡頭等艙，●預備給他吃個「雙份子」●胸口就油膩膩的，頭一昂，彷彿已經登上了天。

●號子里的鋪位是有等次的。像昨晚小魏睡的煙鋪旁邊是頭等艙位，張常鏗那一段是二等艙。楊小二子靠馬桶那鋪是最下等。而他對面較乾淨點的地方是三等——「吃雙份子」就是吃份子的，一人拿雙份兒。

走對面來了三號龍頭周天佑，對小魏點點頭，便把吳家祥拖向二號去。吳家祥要招呼小魏一起去，周天佑用膀肘子一搗，兩人走開了。小魏回頭一望，二號里的人很多。昨晚跟他動手的王小保正鼓着金魚眼盯着他瞧哩。

小魏頭一昂，丟掉烟屁股。——那還有寸多長哩。——煙屁股剛下地，就跑過三四個人來搶。一個傻里傻氣的傢伙，個頭兒很高，生着一付骨碌碌的大眼睛，在人檔里一揮手，別的人都跌跌爬爬跑開了。他拾起烟屁股，含進嘴，回頭看着小魏，便嘻嘻笑了。「嘻嘻……」

小魏不想睬他，正要轉身走。那傢伙嘴一撇：「喂！你也是無期！」

小魏有點生氣，沒作聲。看見那傢伙的一雙大眼，像要吃掉人似的，也有點怕。便輕輕點了頭，——跟沒點的一樣。那傢伙却笨手笨脚地，像一隻大鵝似地，拖着鑲搖過來了。一邊嘻嘻開，他的很結實的嘴巴子：「嘻嘻……我也無期！」

「你也是無期？」小魏看他那副形兒，破氈帽，破棉褲，毛窩鞋，比自己還不如，就

不相信。「吹牛皮……」

那傢伙眼一鼓，也生了氣。「媽的皮，哪個跟你吹牛皮！」他轉身搖走了，嘴里咕
嗙咕嗙地：「活該活該……該揍……」

小魏頭一扭，正要開口罵，吳家祥打後面拍拍肩膀，低聲說：「老魏，老吳請你。」

小魏回過臉，看守劉大個兒正擦過身，出鐵門去了。便問：「有什麼事？」

吳家祥垂下眼皮，低聲說：「請……請你去抽煙……」

小魏心里又一樂，提起腿跟着進了二號。二號龍頭吳登雲的高舖上，一並排坐
着吳登雲，許桃兒，周天佑三個人。高舖面前烟舖上躺着四號龍頭王少堂跟六號龍
頭韓正清。朱永保却縮在烟舖一角上。靠着樁柱，站着各號子里的吃份子的。一個個
都泥塑木雕似的，睜大眼睛盯住他。沒一個人站起身，也沒一個人打招呼。小魏心底
一楞，暗叫一聲：「不好。」再回頭，王小保已經堵在門口，便硬着頭皮走過去。還裝做
沒事人兒，歪着頭。